

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刘江永

【内容提要】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 21 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一、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发展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潮。据日本《新明解国语辞典》解释，日本的所谓右倾，是指“具有保守、国粹的思想倾向”。日本的《广辞源》也把“右翼”或“右倾”定义为“保守派或国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立场”。这与中国政治术语中的“右倾”是不同的政治概念，表述的是日本特有的政治倾向或政治思潮。综合考察各种因素，可以认为，与使用“军国主义”的概念相比，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概念也许可以比较准确地概括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主要倾向。

由于右倾化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进步势力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内错误倾向提出的批

判，故日本政府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反对这种说法。日本一些媒体宁肯采取一种“中性”的说法——“保守化”。其实，“保守化”与“右倾化”的概念在内涵和程度上都不同，两者是交叉概念，而非同一概念。日本政界“保守化”是指保守政党控制日本政坛朝野，以及各党政策趋向保守政党的一种趋势。然而，保守政党内部也有不同政治派系，既有右翼保守势力，也有类似自由派的保守势力。另外，民族主义在日本也是有所区别的，既有左翼，也有右翼。右翼民族主义内部既有反华亲美派，也有反华反美派。从日本政治史的角度，大体可做以下五种分类（见表 1）。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以政界整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一股政治思潮。若以表 1 为例可以认为：日本在战前的军国主义时代是 D、E 占统治地位，A、B 受到打压，C 被边缘化；二战后的冷战时

表1 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政治势力的演变

	A. 左翼势力	B. 中左革新势力	C. 保守中间势力	D. 右翼势力	E. 右翼极端势力
战前	日本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大正自由民权运动	体制内自由派、官僚精英	藩阀、大地主、大财阀	军部、天皇中心主义、对外膨胀主义
战后	日本共产党、新左翼各派系	日本社会党、总评工会组织、市民运动等	日本公明党、自民党等保守政党及官僚中的自由派、经济界、中产阶级	体制内右翼，自民党，财界、官僚、媒体中的亲美、反共、亲台势力	反体制、反美的右翼
冷战后	日本共产党、文化左翼	社民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岩波书店系统等媒体	公明党、保守政党及官僚中的自由派、经济界、《读卖新闻》等媒体	自民党、民主党、财界、官僚中的右翼保守派、《产经新闻》等媒体	新右翼、谋求对美自立，回归战前派

期是 B、D 两极对立，C 起某种平衡作用，A 和 E 被边缘化；冷战后至今则是 D 占主导地位，E 的影响压倒 B 并对 C 产生压力，A 被边缘化。这种态势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写照。它与中日关系的相关性是：D、E 的影响越大，中日关系就越坏；反之则可能越好。这或许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日本政治思潮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关键是朝哪个方向演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A、B、E 似乎都难以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但仍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有各自的发展。焦点问题在于，今后日本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在 C 和 D 之间如何摆动。如果 C 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并通过影响 D 逐渐形成日本社会的主流，确保政府正确决策，便有利于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小泉纯一郎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发展的背景下上台的，同时推动了右倾化的发展。2004年4月，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称：“我切身感受到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

力敌，政治基本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由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历史观、战争观与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其泛滥必然引起日本同中国、韩国甚至美国之间的历史观冲突。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冲击

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特点之一是，日本政界出现有组织、有系统地美化侵略历史的动向。这不仅影响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建立，也造成国民之间感情的恶化，对两国政治关系带来严重干扰。

（一）日本政客美化侵略历史引发中日历史观冲突

苏联解体后，中日关系处于新的调整时期。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共识，1993年8月自民党下野后，有组织地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不断加强。这是导致其后中日政治

[日] 河野洋平 2004年4月28日发表的演讲，<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429-204.html>

关系冷淡的重要原因。

1993年8月10日，作为8党派代表的细川护熙首相针对“太平洋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的提问，回答“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这下触怒了当时下野的自民党内右翼势力。自民党内“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属议员协议会”、“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细川内阁提出抗议。不久，上述三个组织的正副会长、顾问等，又成立起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事务局长（秘书长）板垣正，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的次子。顾问中包括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等人。

自民党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从1993年10月起至1995年2月，每月组织一次报告会，专门请一些“讲师”做大肆歪曲历史的报告，成为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一支“核心队伍”，其中甚至包括被处决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当年的秘书田中正明等人。1995年8月15日，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已将特邀“讲师”的系列报告编辑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出版，并发给自民党议员人手一册，用于“理论武装”。

日本国会决议是体现日本最高立法机构所表明国家意志。为阻止日本国会1995年通过承认日本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1994年12月自民党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奥野诚亮任会长，板垣正任该联盟的事务局长。该联盟宣称：“不能忘记期待日本自存自卫与亚洲和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200多万战死者”，“决不允许通过将使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代留下祸根的国会决议”。自民党议员有212人参与其中，占该党议员的70%。同样，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被迫辞职的永野茂门等人组成的所谓“正

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通过“不战决议”，声称那将“给先人们的努力和名誉抹黑，使我们永远被扣上残暴无道民族的帽子”。结果，“不战决议”遭到修改。1995年6月9日，日本国会众议院仅以不到半数通过一项所谓《以史为训重表和平决心的决议》。该决议回避以道歉、谢罪的形式承担日本所应履行的国家责任，而只是讲“念及世界近代史上有许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所做的这种行为和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即便如此，日本参议院仍未能按惯例审议通过该决议。

村山富市作为日本首相只好在战后50周年8月15日发表讲话表示，“我国在过去不远的时期，因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因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而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损失与痛苦”，“在此重表痛切的反省之意，表达由衷的歉意”。中国政府对村山讲话予以高度评价，并希望同日本发展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然而，日本国会内相当一部分人公开反对村山首相的历史观。1996年6月5日，在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基础上，日本又成立了有116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参加的所谓“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他们表示：“决不赞成把我国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虐的历史认识和卑躬屈膝的谢罪外交。”

这些言行不断刺激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提醒日方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日]《社会党月刊》1995年第5期。

[日]《读卖新闻》1995年6月10日。

[日]《朝日新闻》1995年8月16日。

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5页。

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中日双方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共同表示“正视过去和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向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重申继续坚持和平发展，不走军事大国道路。

然而，其后日本出现两个相互关联的动向：一方面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国民情绪对江泽民访日加以攻击，通过各种舆论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咎于江泽民访日；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右翼教科书，小泉首相顽固坚持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等，一次次重新揭开中国的历史伤疤。其结果必然导致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对立和中日友好基础的削弱。

（二）日本舆论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干扰

日本民众认为日中关系良好和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重从1995年起开始下降到2006年的不到过半数。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也从1996年起发生逆转，即不信任中国的人开始超过信任中国的人，而且有不断上升之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对日本反华右翼媒体的报道倾向的统计分析，可以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统计分析显示，正是从1995年起，日本右翼媒体加强了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重点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美化侵略历史，攻击中国。《诸君》月刊从1993年起，《正论》月刊从1995年起，涉华报道和评论文章开始超过对其他国家的报道，居第一位。2005年《诸君》月刊涉华文章达65篇，平均每期超过5篇，是1993年的约3倍；《正论》月刊涉华文章达50篇，平均每期超过4篇，是1995年的约2倍。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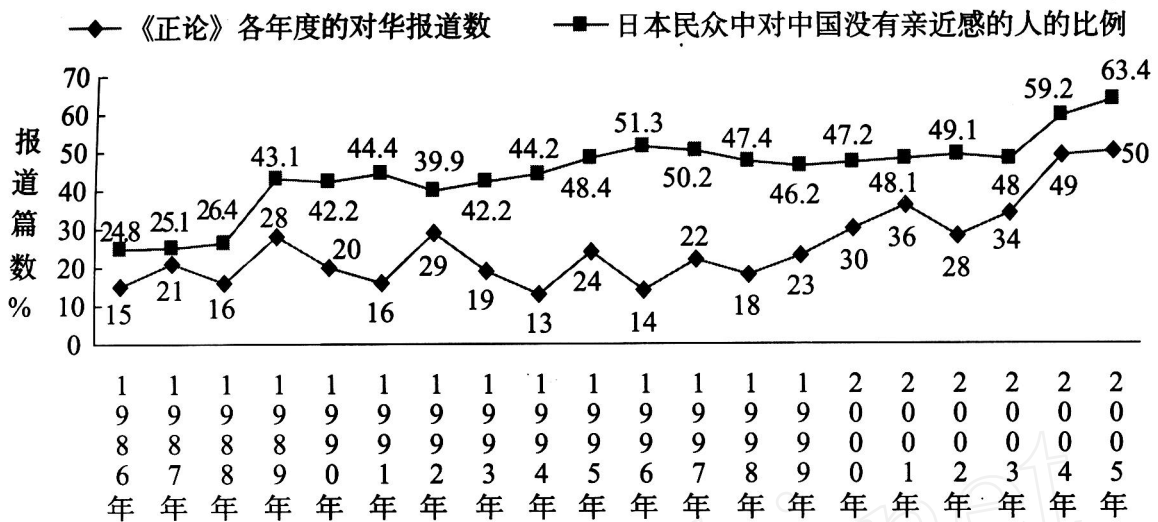
年至2005年，日本《正论》涉华文章中，对华负面内容所占比重从69.2%升至95.9%；《诸君》涉华文章中，对华负面内容所占比重从76%升至98.5%。

面对中方的批评，日方往往强调日本作为民主国家享受言论自由。但是，右翼反华舆论在日本横行，实际上不利于日本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同时会缩小日本对华改善关系时所需要的回旋余地。在右翼舆论或狭隘民族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包括日本政治家和正直的学者在内，对舆论容易产生“恐惧感”，不能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以免引起人身攻击和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小泉执政期间，封杀不同言论的右翼恐怖活动明显增加。2003年，所谓日本“建国义勇军”的组织以“偏袒北朝鲜”为由，在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家附近放置了燃烧物，给加藤纮一的事务所寄出多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2005年和2006年，劝阻小泉参拜的富士复印机公司董事长小林阳太郎的住宅附近分别被放置燃烧瓶和恐吓信。2006年5月，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的议员宿舍也收到装有剃须刀片的恐吓信，其中写道“别向中国献媚”，“劝告自杀”等。同年7月，报道昭和天皇“发言笔录”的日本经济新闻社总社也被投掷了燃烧瓶。同年8月15日，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加藤纮一在故乡的房子竟然被右翼分子纵火焚毁。在纵火者的汽车内还发现了登有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漫画的杂志。事件发生3个月后，不少右翼团体还纠集召开了“支持焚烧加藤纮一住宅集会”，居然有1000多人出席。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导致言论自由受到右翼恐怖活动的严重威胁。

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1999年版，39~40页。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598页。

图1 《正论》的对华报道数与日本民众中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的比例 (1986~2005)



资料来源：根据 1986年至 2005年日本总理府舆论调查和《正论》月刊相关报道整理。

加藤纮一则认为，事件的真凶是日本出现有可能回归战前的不健全的“时代空气”。正是这种“时代空气”选择了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招致了这种企图用恐怖封杀言论的卑劣行径。而这种所谓“时代空气”不是别的，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形成的日本国内政治氛围。

(三) 小泉独断专行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受挫

小泉首相从 2001年 4月到 2006年 9月的 5年半任期内，不顾国内外忠告，连续六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不正常的状态。

近年来伴随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电视媒体和网络的作用在选举中明显增大。日本民意基础和政治心态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时期，日本选民心态通常是求稳怕乱；而冷战后刚好赶上日本经济萧条、政局动荡，日本选民迫切希望能打破困难局面的政治强人出现。小泉擅长利用媒体作秀，在历次选举中

出尽了风头。在国内改革方面力排众议贯彻自己的意志。这虽然背离了日本政治讲究协调与斡旋的传统做法，却博得不少民众的追捧。

然而，在靖国神社问题和亚洲外交方面，小泉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严重受挫。小泉的思维模式是上令下行的“等级模式”，他甘居美国之下，却要争坐中国之上，使日本成为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第二政治大国。因此，他既要争取“入常”，又要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与中国较量。这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对小泉来说则是必然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非理性决策，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负面影响相互交织，全面受挫。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不仅影响了它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开始影响日美关系。2006年 6月小泉首相访美前，美国国务院事前邀请小泉届时在美国国会做演讲，但美

加藤纮一：《恐怖行为的真凶》，东京讲谈社 2006年 12月，32~34页。

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海德提出小泉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前提条件是“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于是，小泉拒绝了美方的演讲邀请。这表明他宁可放弃在美国国会上的演讲，也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总之，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同中韩关系的恶化及美国的反对倾向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增大了未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内外阻力。小泉企图造成日本首相参拜的惯例，结果则是日本首相今后更难以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三、安倍首相访华迎来中日关系转圜契机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一定程度后受到国内外阻力便会“回摆”。2006年以来，日本出现“逆右倾化”动向。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公开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结果，除《产经新闻》以外，日本发行量较大的主要报纸几乎都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持批评态度。包括前首相在内的一批资深政治家，以及日本知识界要求首相冷静对应靖国问题的呼声增大，这大大促进了日本国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2006年10月8日，安倍晋三组阁不到两周，便把出访的第一站选在中国，继而访问韩国，这在日本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安倍改变了小泉把参拜靖国神社置于日中关系之上的做法，优先修复日本同中国的关系。

首先，这是出于安倍首相执政目标的需要，有其国内外政策的通盘考虑。安倍首相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巩固政权基础，争取长期执政，在5年内重新制定日本宪法，而修宪需要参众两院2/3以上议员的支持。为达此

目标，日本执政党须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的主要外交目标是“入常”，但离开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支持日本也将美梦难圆。在此情况下，迅速恢复同中韩两国领导人的交往，既可体现外交政绩又可减少在野党压力，对安倍来说可谓“一石两鸟”。

其次，这是安倍首相顺应日本主流民意的选择。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界、财界、舆论界的许多人都曾劝告小泉妥善处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为改善日本同邻国的关系创造条件。相关民意测验也显示，78%以上的日本民众希望改善日中关系。问题只是小泉对此置之不理，顽固坚持参拜，结果导致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中日关系“政冷”已经影响“经热”，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过去作为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首相的立场，而今作为日本首相需要首先考虑如何维护国家利益，顺势而为。

再次，这符合当前美国政府的利益需求。美国虽不愿看到日中关系好于日美关系，但近年来日本同中韩关系恶化引起美国政府担忧。当前美国安全战略重点在国际反恐，需要保持美中关系稳定，避免因日中、日韩对立在东亚掀起新的战略麻烦或冲突。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美国过去认为是中日之间的事而不愿介入，但小泉多次参拜后，美方发现靖国神社及游就馆所宣扬的历史观、战争观是不能接受的，开始牵制日本。另外，朝鲜试射导弹并宣布核试验，东北亚局势不稳，安倍对朝鲜态度强硬，迫切需要向中韩两国领导阐明立场，增大对朝压力。这也是布什政府所期待的。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日本新领导人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恶化同中韩的关系，将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最后，安倍内阁对华决策机制发生变化。与小泉内阁不同的是，安倍对华决策不是独断专行。他同政治盟友——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官房长官盐崎恭久等人，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方面保持一致。在政府内部，安倍首相重点依靠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及中国课的职业外交官。右翼势力的影响明显减弱。争取中日首脑互访取得成果，构建“基于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等政策主张，得到安倍首相的采纳。

四、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政治关系前景

(一) 中日政治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伴随温家宝总理4月访日，双方将建立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深对话，上半年中日政治关系可望继续回暖。但是，下半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后，右翼势力很可能向安倍施加压力，迫使其10月秋季大祭祀时参拜靖国神社。在选举失利或安倍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也许会增大。同时也应看到，安倍毕竟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意中人，在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问题上，安倍上任后接连迈出几步，满足了右翼势力的政治要求，况且未来修改宪法还要靠安倍，所以估计不会对安倍施加过分的压力，而可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改善日中关系的外务省官员和其他政治家，以孤立和动摇安倍。

然而，由于“小泉案例”的存在，今后无论什么时间、什么身份、什么方式，只要日本领导人去参拜靖国神社，都会严重影响他同中韩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交往和信赖关系。特别是今年下半年还将迎来“七七事

变”、“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历史问题将格外引人瞩目。安倍首相为确保再度访华也许将不得不取慎重态度，但他能否彻底放下参拜靖国神社的包袱，巩固访问中韩的外交成果，还需拭目以待。

由于小泉政治的惯性，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某些消极因素仍在干扰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例如，安倍首相今年访问欧洲时同小泉一样发表了牵制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言论。又如，同年2月下旬，日本警方沿用3年前小泉内阁时期经济产业省关于禁止向中国出售无人直升飞机的禁令，逮捕了打破禁令的雅马哈公司相关人员。其所谓理由是这种飞机可能用于喷洒生化武器等军事目的。而且这是在美国部分解除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禁令后不久做出的举动，显得极不友好，表明日本政府内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未来日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防卫省在外交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将明显上升，日本对华防范的一面可能加强。因而中日两国军方的交往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将更加重要。

另外，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前驻新加坡大使、“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所长内田胜久等人还在鼓励台湾走“和平独立”道路，宣称“日台两国”是“命运共同体”，企图阻碍中国统一大业。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及东海划界的争议依然存在，需要双方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国民友好感情的恢复也尚需时日。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中川秀直曾作为官房长官任用安倍晋三为官房副长官，为安倍平步青云登上首相宝座奠定了政治基础。

[日]内田胜久：《日台关系，没有问题吧》，东京产经新闻社2006年5月版，298页。

30周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发表10周年。如果中日双方能以安倍首相访华为开端恢复高层互访，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会迎来新的机遇。

（二）美国因素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布什政府成立之初，采取拉日压华战略，鼓励日本修改宪法，建立类似美英同盟国的美日同盟关系。在历史问题上美国视而不见；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则明确站在日本一边。这些都助长了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其实，美国不可能接受日本成为英国那样的核国家和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谓美英同盟式的美日同盟从一开始就缺乏基本条件。

加藤纮一曾就靖国神社问题指出：“在本质上，这个问题是与‘反美’思想联在一起的”；“如果布什以外的人就任总统，有可能把靖国神社的历史观视为问题”。果然，2006年7月，美国驻日大使便公开表态：“我不同意游就馆的历史观，认为那是错误的”。于是，不久游就馆便决定调整部分展览内容。问题还在于小泉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是把偷袭珍珠港的特别神风攻击队和甲级战犯视为“英灵”去朝拜，认为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日本的繁荣。而至今每年的12月7日，华盛顿还为纪念珍珠港事件降半旗致哀。可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美之间存在严重的历史观、战争观、价值观冲突。

在2008年美国大选前，安倍首相和布什总统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日本保持在伊拉克驻军问题上互有所求，也许会努力相互容忍。今后一旦美国民主党上台，若日本领导人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可能损害日

美同盟的价值观基础。日美关系将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三）日本修改宪法动向

战后60多年来，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内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今，修改宪法已被提上安倍内阁的议事日程。修宪虽属日本内政，但修改的结果难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日本对外关系。

小泉执政期间已为修宪做了一些准备。2005年11月22日，自民党在纪念成立5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新宪法草案”。其中删除了现行宪法前言中关于“决心消除因政府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争惨祸”的内容。现行宪法第九条有两项内容：一是“日本国民诚恳地祈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二是“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新宪法草案维持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内容暂时不变，删除第二条内容，将其修改为：“第九条之二（自卫军）1. 为确保我国的和平和独立以及国家及国民的安全，保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者的自卫军。2. 自卫军从事为执行上述任务的活动时，根据法律规定，遵从国会的认可和其他统制。3. 自卫军除为执行第一项规定任务的活动外，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从事为确保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而通过国际协调进行的活动，以及紧急事态下维持公共秩序或为保护国民的生命、自由的活动。4. 除第二项规定以外，

[日] 加藤纮一：《恐怖行为的真凶》，东京讲谈社2006年12月，45～47页。

[日] 《自民党新宪法草案》，《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9日。

自卫军的组织及统制相关事项，由法律规定。”目前，上述修改很难得到日本其他政党的认同。

这是因为，在国际上以确保日本国民生命和自由为名使用军事力量将是十分危险的。日本当年发动侵华战争时就曾多次打出过同样的旗号，今后被日本卷入战争的反而可能是美国。早在1902年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第一条即规定：“两缔约国承认中国与朝鲜之独立，声明两缔约国在中国、朝鲜境内绝无侵略的趋向，但鉴于两缔约国之特殊利益，英国之利益以关于中国者为主，日本利益除在中国以外尚有在朝鲜之政治上商务上及工业上之利益，因此两缔约国承认若此等利益因他国之侵略的行动或因中国或朝鲜发生扰乱而受侵害，两缔约国为保护其臣民之生命及财产须加干涉时，得采取为保

护利益所必需之措施。”结果，两年后便爆发了日俄战争。截至二战结束前，日本以保护国民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1918年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西伯利亚；1927年5月、1928年4月，日本两次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等。至今，日本右翼仍坚持当年错误立场，宣扬日本过去是为自卫和保护侨民而战，而非侵略。今后，一旦日本自民党新宪法草案在国会通过，日本自卫军如果不出兵保护侨民，反而可能违反宪法。这样的日本难道不会向战前的体制倒退吗？从长远看，日本会否偏离和平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难道不会增大吗？这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来说，显然不是福音而是警钟。

(责任编辑 江月)

(上接第5页)机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

中日政治关系升温，使两国民间交往出现了更好的前景。中日已商定，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契机，通过举办“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大力开展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两国互派青少年代表团年的活动正在继续进行。日本提出了2007年实现中日500万人往来的目标。为此，日本应进一步开放中国公民个人对日旅游市场，使中国公民个人或家庭也可以赴日本进行观光旅游。日本应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各界特定行业和人士访日的签证发放限制，以求中日相互开放国境程度逐步走向对等化。中日双方有望为相互间的留学生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以期达到越来越多的两国优秀青少年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接受高等

教育，这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2007年，中日双方将在影视、体育、学术、媒体等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感情影响较大的领域开展更多、更好的交流活动。

中日关系的此番潮起，是经历了潮落后的又一次回升，因而格外令人期待，同时也给人以诸多不确定感。今后，如果日本高层在历史、台湾、领土与海域等问题上做出强硬举动，就有可能再度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和反弹。当今的中日关系本来就是合作与竞争的复合体，其改善进程不会一蹴而就，而将伴随曲折与起伏。既然两国领导人已就发展“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以及两国利益与情感的钟摆开始向良性互动回摆，那么可以预见，2007年中日关系将有望继续保持“回暖”的势头。

(责任编辑 江月)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2007

Jin Xide

Since October of 2006,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emerged from the lowest point of "politically cold" into a third phase since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ch is basically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e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prospec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depends largely on how the two

strategic trends would develop, namely whether or not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march towards "mutual strategic benefits" and Japan would adopt a strategy of "staking on two sides" towards China. On the whol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ould continue to "warm up"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2007. (P1)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Japan and Its Impact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u Jianguo

The profound change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Japan is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ino-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olitically rightward tendency in Japan, coupled with the rise of strong nationalism, has set back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Koizumi's reign,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Japan had been excessively temper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himself, thus intensify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as alarming the Japanese society in general and insightful figures in particular. Abe Shinzo entered the political arena in such a context,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trend of political thought, but also witnessing the damage done to Japan's inter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ies by this very trend. After his election to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to think of getting rid of the aftermath of Koizumi's foreign policy and improve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Once the politically rightward tendency is somewhat checked, the Sino-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likely to improve. In turn, the improved Sino-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would further check Japan's politically rightward tendency. However, if such a tendency rears its ugly head once again, the Sino-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would inevitably suffer setbacks. (P6)